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劉希仁文集序

李唐一代文章世推昌黎爲正宗其文取法於子車氏與柳子厚以文雄於時而同時希仁亦法孟子與韓柳不謀自合所以當時與二子齊名也第其文傳流甚少後世但知韓柳之下有歐陽詹李觀李翱而已之五子者惟柳子之說出入儒釋餘子之文其要義皆尊德性闢邪說然而退之原性未達孔孟之旨習之復性竟同空有之言豈能正誼明道乎蓋韓子之學實爲宋儒鼻祖同一空談反不若宋儒之能擘肌分理也至希仁之學致力于春秋孟子持論甚正不雜禪語不墮理障雖行文波瀾不如韓子之汪洋恣肆而謹嚴則過之其文在韓子之下歐陽諸子之

上若中山文泉瞠乎後矣且希仁當楊虞卿牛僧儒用事之時能不避權貴作牛羊日厯譏之其立朝風節概可想見又豈子厚之所能及哉嘉慶歲庚辰修粵東省志及于希仁文集阮宮保以爲當與曲江集并存因付之梓甘泉江藩敘

白居易代書附錄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以還儒風縣縣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雅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

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賢
察牛二侍郎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彼七八君子皆予
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
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
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劉軻傳

阮福撰集

劉軻字希仁

黃佐廣東通志人物志

本沛上耕人代業儒天寶末流

離于邊徙貫南鄙

軻上座主書

至曲江家焉

人物志

軻慕孟子爲

人故以爲名少爲僧止於豫章高安之南果園

王定保唐摭言

軻

童年嗜學羣書靡不閱覽貞元閒扶風馬植見其文嘆曰

韓愈流亞也

人物志

軻歷數歲自洙泗渡淮達於江過洞庭

三苗踰郴而南涉滇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於壽春楊

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畱

於春秋春秋之道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

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以假生之口以達其

心也元和初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

且能言其工拙贅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厯厯如指掌軻

又從而明之

軻與馬植書

隱於匡廬山躬耕自給嘗夢一書生

訴殯僧舍旅魂不安乞爲遷葬訪得其櫬窆之及還武溪

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俾食之自後文學日進韓愈南還

過韶州聞軻言欲記其事不果

人物志

軻上京師白樂天以

書介紹於所知者若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

字楊主簿兄弟謂其開卷慕孟子爲人所著翼孟三卷於

聖人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

朱彝尊經義考

馬植薦於朝稱其

文章與韓柳齊名元和末進士

文小傳全唐

貢舉試玉聲如

樂詩遂登第

羅浮山志詩載全唐詩

文宗朝宏文館學士

唐文小全

傳

累遷侍御史出爲洛州刺史卒於官

計有功唐詩紀事

軻所爲

文精邃追跡古人閉戶著書人物志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唐書

藝文志又有漢書右史十卷軻上崔相公書作左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

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人物志十三代名臣議

十卷軻上座主書篆龍子十卷白居易代書帝王歷數歌一篇唐書藝文

志唐年歷一卷鄭樵通志畧帝王鏡畧一卷郡齋讀書志牛羊日歷

一卷記牛僧儒楊虞卿事陳直齋書錄解題又見李德裕周秦行紀論

劉希仁文集目錄

上崔相公書

再上崔相公書

上座主書

上韋右丞書

與馬植書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重與陸賓虞書

三傳指要序

廬山黃石巖院記

智滿律師塏銘

棲霞寺故大德玘律師碑

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塏銘

并序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塏銘

并序

農夫禱

劉希仁文集

嶺南遺書

曲江 劉 軻 希仁撰

上崔相公書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爲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
雛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
眾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
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
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
常之心憐其持意耶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凶
孽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
梁公宋開府致太宗元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

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卽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於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爲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於今稱爲

聖賢况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
氣待相公呼而出之邪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
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
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
無事不欲爲巍巍蕩蕩之績乎抑某聞宰相之事必以天
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平準者邪
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邪若軻者
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
爲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邱明揚
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比居廬山亦常有述作
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

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
隋鑑一卷左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
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
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
登庸天下裏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公者
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
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
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挈瓶負薪
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

於縉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
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
豈無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於今中間豈無姚宋
之相邪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
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
能爲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
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追不及耶不由其道故也然
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故天子以天下事歸
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己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
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
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爲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

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
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
堯舜故得諡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
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元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
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概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
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
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
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
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
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
政歸有司綺繡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